DS
735
A2K86
Th.22

[redacted]

英面論曰程异皇甫鎛錢穀吏耳非代天理物之器也陛下徇耳目之欲拔置相位天下人騰口掉舌以爲不可於陛下無益願徐思其宜帝不省納　舊唐書裴度傳

李綱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帝以舞工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綱諫曰周家均工樂胥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以安馬駒開府有國家者可爲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　新唐書李綱傳

桓彥範爲侍中墨敕以方士鄭普思爲祕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帝曰要已用之不可止彥範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皆用貞觀故事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監以孔穎達爲祭酒如普思等方伎猥下安足繼蹤前烈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新唐書桓彥範傳

張九齡遷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

然歷內外貴任妙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李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旣戾帝旨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 新唐書張九齡傳

源乾曜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乃以子河南參軍弼爲絳州司功太祝絜爲鄭尉詔曰乾曜身率庶寮以讓旣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遠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弟三人在京師者分任於外繇是公卿子弟皆出補新唐書源乾曜傳

嚴挺之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爲尚書左丞知吏部選李林甫與九齡同輔政戶部侍郎蕭炅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爲伏獵挺之白九齡省中而有

伏獵侍郎乎乃出爲岐州刺史新唐書嚴挺之傳

薛珏爲司農卿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詞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愛人之本爲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新唐書薛珏傳

張克勤開成中歷左武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勤以息幼推與其甥吏部員外郎裴夷直劾曰克勤骫有司法引庇它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遂著于令新唐書張孝忠傳

盧坦李復爲鄭滑節度使表爲判官有善簡者大將等悅之詰復請爲重職坦笑曰大將久在軍積勞亟遷乃及右職柰何

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耶諸將慙遽出就坦謝新唐書盧坦傳

柳仲郢爲吏部侍郎改兵部領鹽鐵轉運使有劉習者以藥術進詔署鹽官仲郢以爲醫有本色官若委錢穀名分不正帝悟乃賜縑遣還新唐書柳公綽傳

胡証充京西京北巡邊使太和公主降回鶻以檢校工部尚書爲和親使舊制行人有私覿禮縣官不能具召富人子納貲於使而命之官証請儉受省費以絕鬻官之濫新唐書胡証傳

鄭餘慶遷吏部尚書醫工崔環者自淮南小將除黃州司馬餘慶執奏諸道散將無功受五品正員開徼幸路不可權者不悅新唐書鄭餘慶傳

韋貫之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擢少府監蔭子補齋郎貫之不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爲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爲之又劾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新唐書韋貫之傳

曹確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帝昵罷優人李可及擢爲威衞將軍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元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假使技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固爭卒授光州

長史今而位將軍不可帝不聽新唐書曹確傳

韋丹爲舍人新羅國君死詔拜司封郎中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賣以取貲號私覿官丹曰使外國不足于貲宜上請安有貿官受錢即具疏所宜費帝命有司與之因著令新唐書韋丹傳

邊光範晉天福二年拜太府少卿上書曰臣聞唐太宗有言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則知此官實繫治亂必須得人今則刺史或因緣世祿或貢奉家財或微立軍功或但循官序實恐撫民無術御吏無方以此牧民而民受其賜鮮矣望選能吏以蘇民瘼用致升平奏入留中

不出（宋史邊光範傳）

張昭遷兵部尚書世宗好拔英俊有自布衣及下位上書言事者多不次進用昭疏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於徒步太宗擢用爲相其後柳璨朱朴方居下僚昭宗亦加大用此四士者受知於明主然太宗用之而國興昭宗用之而國亾士之難知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當以此四士爲鑒戒世宗善之（宋史張昭傳）

李昉加特進司空薨昉子宗訥擢國子監丞雍熙初昉在相位上欲命宗訥爲尚書郎昉懇辭以爲非承平故事止改祕書丞（宋史李昉傳）

呂蒙正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爲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霑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宋史呂蒙正傳

裴莊巡撫江南使還言池州興國軍得良吏餘無足稱者且言朝廷所命知州通判率以資考而授至有因循偷安無政術而纔得親民者其素蘊公器有政績者偶緣公坐則黜司冗散眞僞莫辨僥倖滋甚自今望愼選其人勿以資格補授有

政績者加以恩禮宋史裴莊傳

李沆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眞宗問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宋史李沆傳

高若訥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王蒙正知蔡州若訥言蒙正起裨販因緣戚里得官向徙郴州物論猶不平今予之大州可乎詔寢其命宋史高若訥傳

梅摯進侍御史李用和除宣徽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摯言國初杜審瓊亦帝舅也官止大將軍李繼隆累有戰功晚年

始拜使相祖宗愼名器如此今不宜亟授無功宋史梅摯傳

王臻權御史中丞建言三司開封府諸曹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驕惰不習事請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官書考無過者爲之宋史王臻傳

楊億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時以吏部銓主事前宜黃簿王太冲爲大理丞詳事億以吏之賤不宜任淸秩卽封詔還未幾太冲補外宋史楊億傳

范純粹除徽猷閣待制純粹嘗論賣官之濫以爲國法固許進納取官然未嘗聽其理選今西北三路許納三千二百緡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並免試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

勤至於垂死不害世恩其富民猾商捐錢千萬則可任三子切為朝廷惜之疏上不聽宋史范仲淹傳

韓縝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首相蔡確欲以其屬高遵惠張璪韓宗文為美官宣仁后以訪縝縝曰遵惠為太后從父璪者中書郎璪之弟宗文臣姪也今擢用非次則是君臣各私其親何以示天下乃止宋史韓縝傳

趙屼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柄國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由是循習為常資望淺者或居事權繁重之地無出身者或預文字清切之職令

宜杜絕其源宋史趙抃傳

楊繪神宗立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向傳範安撫京東西路繪請易之以杜外戚干進之漸執政曰不然傳範久領郡有政聲故使守鄆非由外戚也帝曰諫官言是斯可塞異日妄求矣曾公亮請以子判登聞鼓院用所厚曾鞏爲史官繪爭曰公亮持國名器視如已物向者公亮官越占民田爲郡守繩治時鞏父易占亦官越深庇之用鞏私也帝爲寑其命宋史楊繪傳

石公弼進殿中侍御史言刪定敕令官寺監丞簿等皆以執政近臣子弟爲之未有貲考不習政事請一切汰遣以開寒畯

之路宋史石公弼傳

朱勝非建炎二年除尚書右丞時宰執蔭補多濫勝非奏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後推恩趙普子弟皆作武臣普再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文行竟死選調章惇子援及持皆高科並爲州縣幕職監當惟夏竦子安期累作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王安石薦子雱爲崇政殿說書除待制然安期猶有才幹雱猶有學問至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二人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仁洵武子各一人並列從班宣和末諫官疏謂尚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以不戒宋史朱勝非傳

岳飛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樞密副使充萬壽觀使飛養子雲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贏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辯之始遷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推異數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遽躐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潁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飛又力辭之宋史岳飛傳

呂本中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初本中與秦檜同爲郎相得甚歡檜既相私有引用本中封還除目檜勉其書行卒不從宋史呂本中傳

程元鳳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元鳳之在政府也一契家子求貳令元鳳謝之曰除授須由資其入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爲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宋史程元鳳傳

鄭寀遷侍御史疏言比年以來舊章寖廢外而諸閫不問勳勞之有無而爵秩皆得以例遷內而侍從不問才業之優劣而

職位皆可以例進執政之歸休田里者與之貼職可也而凡補外者皆授之矣故自公侯以至節度有同序補自書殿以至祕閣錯立周行名器之輕莫此爲甚無功者受賞則何以旌有功之士有罪者假寵則何以服無罪之人倘事變無窮而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於上則人心不敢輕視於下非才而罔功者不得覬幸於其間則負慷慨之氣懷功名之願者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宋史鄭寀傳

蕭護思爲北院樞密使命世預宰相選護思辭曰臣子孫賢否未知得一客省使足矣從之遼史蕭護思傳

守道世宗授左諫議大夫內族晏以恩舊拜左丞相守道諫曰

陛下初卽位天下略定邊警未息方大有爲之時恐晏非其材必欲親愛莫若厚與之祿俾勿事事乃授以太尉致仕金史完顏守道傳

董師中擢中丞時西北路招討使宗肅以平章夾谷淸臣薦知大興府事師中上言宗肅近以贓罪鞫于有司獄未竟不宜改除上納其言曰朕知之矣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能化天下命復送有司金史董師中傳

承暉爲刑部尙書兼知審官院惠民司都監余里痕都遷織染署直長承暉駮奏曰痕都以蔭得官別無才能前爲大陽渡譏察纔八月擢惠民司都監已爲太優依格兩除之後當再

入監差今乃超授隨朝八品職任況痕都乃平章鎰之甥不能不涉物議上從承暉議召徙單鎰深責之金史承暉傳

孟奎改簽河東南北路按察司事武州刺史上言曰親民之寄今吏部之選頗輕使武夫討貲而得權歸胥吏每縣宜參用士人使紀綱其事金史孟奎傳

王維翰遷大理卿兼潞王傳同知審官院事新格教坊樂工階至四品換文武正資服金紫維翰奏伶優賤工衣搢紳之服非所以尊朝廷也從之金史王維翰傳

朶爾直班拜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有以善音樂得幸者有旨用爲崇文監丞朶爾直班擬一人以聞

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省耶朶爾直班頓首曰用俸人居清選臣恐後世議陛下今選宅人臣之罪也省臣無與焉帝乃悅元史朶爾直班傳

自當拜治書侍御史臺臣嘗奏除目文宗以筆塗一人姓名而綴將作院官闊闊之名自當言闊闊爲人諛諂惟可任教坊司若以居風紀則臺綱掃地矣文宗乃止元史自當傳

耶律楚材拜中書令楚材當國日久得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行省劉敏從容言之楚材曰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徇私恩也元史耶律楚材傳

王磐遷太常少卿朝廷錄平宋功遷至宰相執政者二十餘人

因議更定官制磐奏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官爵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術也臣以爲有功者宜加遷散官或賜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 元史王磐傳

張珪拜中書平章政事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爲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正之 元史張珪傳

敬儼拜中書參知政事舊制諸院及寺監得奏除其僚屬者歲久多冒濫富民或以賂進有至大官者儼以名爵當慎惜令臺臣亦以爲言乃奏請悉追奪之遂著爲令 元史敬儼傳

張思明拜中書參知政事仁宗卽位浮屠妙總統有寵勑中書官其第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遝故寧違旨獲戾不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爲例乃爲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 元史張思明傳

韓鏞拜監察御史當時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一由吏致位顯要者常十之九帝乃欲以中書參議傅巖起爲吏部尚書鏞上言吏部掌天下銓衡巖起從吏入官烏足盡知天下賢才況尚書秩三品巖起累官四品耳於法亦不得陞制可其奏 元史韓鏞傳

蓋苗拜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大臣欲宿衛士悉出爲郡長官俾以養貧苗議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寄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 元史蓋苗傳

成遵遷中書右司郎中時有令輸粟補官有匿其姦罪而入粟得七品雜流者爲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遵曰賣官鬻爵已非盛典況又賣官與姦淫之人其將何以爲治必奪其勅還其粟著爲令乃可省臣從之 元史成遵傳

重聽納

朱雲爲槐里令廢錮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

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亾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亾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矦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漢書朱雲傳

陳忠拜尚書安帝始親朝事忠薦隱逸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於是公車禮聘良燮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旣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

羣吏言事者見柱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爲侍中 後漢書陳寵傳

楊震爲太尉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

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後漢書楊震傳）

張晧拜司空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晧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後漢書張晧傳）

于義進位開府宣帝嗣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已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于義謗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顏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誹

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隋書于義傳

長孫無忌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嘗謂公卿朕開獻書之路冀有意見可錄將擢用之比者上疏雖多而遂無可採者無忌對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條式律令固無遺闕言事者率其鄙見妄希僥倖至於裨俗益教理當無足可取然須開此路猶冀時有讜言如或杜絶便恐下情不達舊唐書長孫無忌傳

魏徵拜特進知門下事太宗嘗嫌上封者衆不近事實欲加黜責徵奏曰古者立誹謗之木欲聞已過今之封事謗木之流也陛下思聞得失秪可恣其陳道若所言衷則有益於陛下

若不衷無損於國家太宗曰此言是也並勞而遺之舊唐書魏徵傳
劉洎攝黃門侍郎加上護軍太宗善持論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敭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荅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譏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

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
竊以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
忘彼愛憎慎茲取捨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
矣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
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緗
圖淡焉自怡固萬壽於南岳齊百姓於東戶則天下幸甚皇
恩斯畢手詔荅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
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
言虛懷以改洎遷侍中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
多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己過卿等須言

朕愆失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咸云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洎對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人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慚退恐非奬進言者之路太宗曰卿言是也當爲卿改之舊唐書劉洎傳

李遜爲給事中遜以舊制隻日視事對羣臣遜奏論曰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啟沃不必擇辰今君臣敷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覲天顏獻可否能幾何憲宗嘉之乃許不擇時奏對舊唐書李遜傳

白居易拜左拾遺獻疏言事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

不避死亾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繇是多見聽納舊唐書白居易傳

張嘉貞爲天兵軍使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未來之患昔天子聽政於上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今將坐之則後無繇聞天下事遂得減死新唐書張嘉貞傳

崔羣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爲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它學士不得上書矣固讓見

聽新唐書崔羣傳

張萬福拜右金吾將軍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閤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徧揖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新唐書張萬福傳

張昭改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充使館修撰上言御史彈事諫官月給諫紙從之宋史張昭傳

高若訥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奏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纔數刻何以盡萬幾宜賜坐從容如唐延英故事宋史高若訥傳

丁度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舊制監司及藩鎮辭謁皆賜對仁宗初卽位止令附中書樞密奏之度言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宋史丁度傳

楊察權御史中丞御史何郯以論事不得實中書問狀察言御史故事許風聞縱所言不當自繫朝廷采擇今以疑似之間遽被詰問臣恐臺諫官畏罪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宋史楊察傳

賈黯遷左正言判三司開拆司時言者或論事亾狀輒戒勵窮詰黯奏諫官御史跡旣疎遠未嘗預聞時政不免採於傳聞一有失言而詰難沮辱隨之非所以開廣言路請如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故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執政又患

言事官旅進論議上前不肯止乃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黯論以爲今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便皆弗許 宋史賈黯傳

謝泌爲殿中丞直史館時言事者衆詔閤門非涉僥望乃許受之繇是言路稍壅泌抗疏陳其不可且言邊鄙有事民政未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苟詰而拒之四聰之明將有所蔽願采其可者拒其不可者庶顒顒之情得以上達 宋史謝泌傳

杜衍爲御史中丞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也 宋史杜衍傳

吳奎爲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彭思永論事詔詰所從受奎言御史法許風聞若窮核主名則後誰敢來告以事是自塗其耳目也上爲罷不問 宋史吳奎傳

蔡襄爲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由是三人者皆坐譴慶曆三年仁宗更用輔相親擢靖修及王素爲諫官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諫臣修靖素一日並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之說不過有三臣請爲

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論事唯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無所陳則土木之人皆可為矣二曰好進前世諫者之難激於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進之有近世獎拔太速但久而勿遷雖死是官猶無悔也三曰彰君過諫爭之臣蓋以司過舉耳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至於巧者亦然事難言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默默容容無所愧恥躡資累級以挹顯仕此之謂好進君有過失不救之於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事愈不可掩此之謂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　宋史蔡襄傳

余靖擢集賢校理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史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粗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稅宋史余靖傳

呂誨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臺諫者人主之耳目期補益聰明以防壅蔽舊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今臺閣中丞御史五員惟三人在職封章十上報聞者八九諫官二人一他遷

一出使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竊爲陛下羞之帝覽奏即命邵必知諫院宋史呂誨傳

朱京擢監察御史時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御史假之則重略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卻則言者不若靜默爲賢直者不若柔從爲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亦何益國邪他日入見帝勞之曰昨覽奏疏所補多矣京風神峻整見者憚之目爲眞御史宋史朱京傳

黃履遷御史中丞時制侍郎以下不許獨對履言陛下博訪萬務雖遠外微官猶令獨對顧於侍從乃弗得願也遂刊其制御史翟思言事有旨詰所自來履諫曰御史以言爲職非有

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來則人將懲之臺諫不復有聞
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乃寢履拜尚書右丞會正言鄒浩以
言事貶新州履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
斥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爲戒誰復敢爲陛下論得失乎乞徙
善地坐罷知亳州宋史黃履傳
司馬光加資政殿學士哲宗幼沖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
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
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
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
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

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數宋史司馬光傳

王巖叟遷侍御史兩省正言久闕巖叟上疏曰國朝倣近古之制諫臣纔至六員方之先王已爲至少今復虛而不除臣所未諭豈以爲治道已淸而無事於言邪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趣補其闕多進正人以壯本朝正人進小人自消矣宋史王巖叟傳

王渙之通判衛州入編修兩朝魯衛信錄徽宗立以日食求言渙之用大臣交薦召對因言求言非難聽之難聽之非難察而用之難今國家每下求言之詔而不之報上乃或不然以指陳闕失爲訕上以阿諛佞諂爲尊君以論議趨時爲國是

以可否相濟爲邪說志士仁人知言之無益也不復有言而小人肆爲詭譎可駭之論苟容偷合願陛下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事無今昔唯當爲貴人無同異唯正是用則人心說治道成天意得矣帝欣然延納（宋史王漢之傳）

上官均遷給事中太學生張寅亮應詔論事得罪屏斥均言寅亮雖不識忌諱然志非懷邪陛下既招其來又罪其言恐沮多士之氣寅亮得免（宋史上官均傳）

異表臣遷右正言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侍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黜責執政不悅奪其言職表臣爭曰臺諫爲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姦邪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

言非國家福也請還與求以開言路宋史吳表臣傳

曾幾知台州除直祕閣召對幾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賣直干譽者願加優容時帝懲秦檜擅權之弊方開言路應詔者衆幾懼有獲戾者先事陳之帝大悅宋史曾幾傳

張萬公拜參知政事進士李邦乂者上封事因論世俗侈靡譏涉先朝有司議言者罪上謂宰臣曰昔唐張元素以桀紂比文皇今若方我爲桀紂亦不之罪至於世宗功德豈容譏毀顧問萬公曰卿謂何如萬公曰譏斥先朝固當治罪然舊無此法今宜定立使人知之乃命免邦乂罪惟殿三舉金史張萬公傳

李愈爲刑部尚書舊制陳言者漏所言事於人並行科罪仍給
告人賞愈言此蓋所以防閑小人也比年以來詔求直言及
命朝臣轉對又許外路官言事此皆聖言樂聞忠讜之意請
除去舊條以廣言路上嘉納焉金史李愈傳
完顏伯嘉改御史中丞充宣差河南提控禮部郎中抹撚胡魯
剌以言事忤旨集五品以上官顯責之明日伯嘉諫曰自古
帝王莫不欲法堯舜而恥爲桀紂蓋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
故曰納諫者昌拒諫者亾胡魯剌所言是無益於身所言不
是無損於國陛下廷辱如此獨不欲爲堯舜乎近日言事者
語涉謗訕有司當以重典陛下釋之與其釋之以爲恩曷若

置之而不問金史完顏伯嘉傳

高汝礪爲左諫議大夫時遇奏事臺臣亦令迴避汝礪乃上言國家置諫臣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必遣諫官隨之俾預聞政事冀其有所開說今省臺以下遇朝奏事則一切迴避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莫得聞及其已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亦難矣顧諫職爲何如哉若曰非材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責而疎遠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望少補且修注之職掌記言動俱當一體上從之金史高汝礪傳

完顏賽不轉尚書右丞相吏部郎中楊居仁上封事言宰相宜擇人上語大臣曰相府非其人御史諫官當言彼吏曹何與于此尚書左丞顏盞世魯素嫉居仁亦以爲僭賽不徐進曰天下有道庶人猶得獻言况在郎官陛下有寛宏之德故不應言者猶言使其言可用則行之不可用不必示臣下也上是之 金史賽不傳

阿魯渾薩理免太史院使爲集賢大學士司天劉監丞言阿魯渾薩理在太史院時數言國家災祥事大不敬請下吏治帝大怒以爲誹謗大臣當抵罪阿魯渾薩理頓首謝曰臣不佞賴陛下天地含容之德雖萬死莫報然欲致言者罪臣恐自

是無為陛下言事者力爭之乃得釋帝曰卿眞長者元史阿魯渾薩理傳

許國禎以醫徵至世祖過飲馬湩得足疾國禎進藥味苦却不服國禎曰古人有言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已而足疾再作召國禎入視世祖曰不聽汝言果困斯疾對曰良藥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願留意焉世祖大悅以七寶馬鞍賜之元史許國禎傳

張思明拜中書參知政事升左丞帝造壽安山寺監察御史觀音保瑣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強諫帝震怒殺觀音保瑣咬兒哈的迷失以成珪李謙亨屬吏思明白丞相曰言事

御史職也祖宗已來未嘗殺諫臣成李既屬吏當論法丞相乃力言之二人得從輕典元史張思明傳

李稷爲監察御史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開拆以防壅蔽之患元史李稷傳

重職分

程曉爲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横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脩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横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

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愼爲粗疏以謥詷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內則聚羣姦以爲腹

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姧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旣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姧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宏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宏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

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衞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尙傷大臣之心況姧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衮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魏志程昱傳

高柔爲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杖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

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宏益大化帝嘉納焉魏志高柔傳

杜佑拜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等使平章事加宏文館大學士攝冢宰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署吏員繁而難理佑始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朝廷允其議舊唐書杜佑傳

郭承嘏進給事中時江淮旱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嘏言宰相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閱視簿書校緡帛非所宜帝順納新唐書郭子儀傳

范鎮擢起居舍人知諫院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宋史范鎮傳

蕭孝忠拜北院樞密使國制以契丹漢人分北南院樞密治之孝忠奏曰一國二樞密風俗所以不同若併爲一天下幸甚遼史蕭孝忠傳

拜住拜中書左丞相時右丞相鐵木迭兒惡平章王毅右丞高昉因在京諸倉糧失陷欲奏誅之拜住密言於帝曰論道經邦宰相事也以金穀細務責之可乎帝然之俱得不死元史拜住傳

傳

何瑋拜中書參知政事時宰執凡十一人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多政出多門轉相疑忌請損之不從元史何伯祥傳

姚天福拜監察御史時御史臺置二大夫綱紀無統天福言于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首不能寸進今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首之患陛下不急拯之久則紊不可理元史姚天福傳

重除代

邊光範漢初改檢校刑部尚書衛尉卿上言伏見朝廷除刺史不限年月或未及期年又聞除代往來跋涉豈暇撫懷望慎

選良牧立定年限以責輯綏之効疏入不報宋史邊光範傳

周必大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一日詔同王之奇陳良翰對選德殿袖出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陳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倐來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善其言爲革二弊宋史周必大傳

莊夏爲太學博士言比年分藩持節詔墨未乾而改除坐席未

溫而易地一人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

宋史莊夏傳

會從龍遷兵部員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太子右諭德疏言州郡累月闕守而以次官權攝者彼惟其攝事也自知非久何暇盡心於民事獄訟淹延政令玩弛舉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民望其至如渴望飲足未及境而復以他故罷去矣且每易一守供張借請少不下萬緡郡帑所入歲有常數而頻年將迎所費不可勝計然則輕於易置公私俱受其病欲望明詔二三大臣郡守有闕即時進擬其有求避憚行者悉杜絕其請其繳劾彈拄者疾速行之蓋郡計寬

則民力裕利害常相關故也宋史曾從龍傳

重禮遇

王珪遷侍中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爲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慙遂罷明日語房元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新唐書王珪傳

宋庠爲右諫議大夫帝嘗召二府對資政殿出手詔策以時事庠曰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條奏時陳執中爲相不學少文故夏竦爲帝畫此謀意欲困執中也論者以庠爲知體 宋史宋庠傳

黃履遷御史中丞履以大臣多因細故罰金遂言賈誼有云遇之以禮則羣臣自喜羣臣且然況大臣乎使罪在可議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罰以示辱哉 宋史黃履傳

陸佃拜尚書右丞御史中丞趙挻之以論事不當罰金佃曰中丞不可罰罰則不可爲中丞 宋史陸佃傳

侯蒙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先是御史中丞蔡薿詆張商英私事甚力有旨令廷辨蒙曰商英雖有罪宰相也蔡薿雖言官從臣也使之廷辨豈不傷國體乎帝以爲然（宋史侯蒙傳）

太平爲中書左丞相右丞相搠思監家人以造僞鈔事覺刑部欲連逮搠思監太平力爲解之曰堂堂宰相烏得有此事四海聞之若國體何（元史太平傳）

重奉祿

高季輔授中書舍人上封事曰仕以應務代耕外官卑品猶未得祿旣離鄉家理必貧匱但妻子之戀賢達其猶累懷飢寒之切夷惠罕全其行爲政之道期於易從若不恤其匱乏唯

欲責其清勤凡在末品中庸者多止恐巡察歲去輶軒繼軌不能肅其侵漁何以求其政術今戶口漸殷倉廩已實斟量給祿使得養親然後督以嚴科責其報効則庶官畢力物議斯允書奏太宗稱善舊唐書高季輔傳

張文瓘拜侍中兼太子賓客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衆乃止新唐書張文瓘傳

崔植爲給事中時皇甫鎛判度支建言減百官奉稟植封還詔書新唐書崔祐甫傳

陸亘補萬年丞遷太常博士戶部郎中太常少卿歷兗蔡虢蘇